

莊子讀本

評註
莊子讀本



自用修適

上海世界書局印行

孔子家語讀本	老子讀本	列子讀本	莊子讀本	管子讀本	韓非子讀本	荀子讀本	墨子讀本	揚子讀本	孫子讀本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四角	三角五分	四角	八角	四角五分	七角	六角	二角	三角五分	二角五分

中華民國十五年三月初版

評註 標點 **十子全書** (全十冊)

【每部價洋四元五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編輯者 秦同培
兼校訂者 秦同培

評註者 陳和祥

印刷者 世界書局

發行者 世界書局

印刷所 上海大連路 世界書局

總發行所 北京天津路 世界書局

分發行所 燕湖 安慶 合肥 徐州 杭州 嘉興 甯波 蕪湖 南京 無錫 福州 廈門 汕頭 廣州 梧州 煙台 武昌 漢口 宜昌 長沙 常德 衡州 重慶 濟南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編輯大意

莊子之文。昔人稱其如天馬行空。不施羈勒。然其間亦自有別。從容自在。適意爲快。則逍遙遊奇肆。則齊物論嚴正。則養生主浩瀚。則秋水兀傲。則天下外此如知北遊。天地天運諸篇均息深達。疊窺見哲理之奧。惟讓王以下四篇。非莊子筆。昔人有謂外篇亦非莊子作者。殆不盡然。要其文飄忽騰駕。惟意所之。無施不可。則自古來獨一無二之宗匠也。本編爲便研誦計。特選文尤佳者若干篇。或析之。或節取之。或錄全篇。概附以註釋。以備學子諷誦云。自來莊子一書研究者多。註家除郭象、陸德明外。則有司馬彪氏、崔氏、成氏、李氏、宣氏等等。近世長沙王氏酌集諸家之解。自謂折衷定斷矣。顧於的解尙不免有失。最近陽羨蔣氏出以新解。雖頗有當者。而尙未能一律完美。竊謂莊子一書似由科學實驗方面抉發道本。故其書多類近世科學家言。如

同聲如視。理如物質。不滅如生物。原始等等。隨處散見。確與今日科學家言。有合絕非。勉強附會。後來註家。往往昧於所聞。望文生訓。多與本旨有乖。又問有前後互見而立解。亦參差者。此不能融會貫通之故也。本編一律參用最新說。務衷之於真理。而不爲支離躑躅之言。庶讀者卽其說可窺古科學一般。亦藉探大道之本原也。

莊子於生物原始。探解最爲精確。知北遊篇之孔子所言。不但確合物理。定則並卽以明大道之本會。天人而一貫之足解。世人之迷茫不少。又田子方篇。顏淵節論新陳代謝之理。亦令人悟道無窮。凡此皆莊子精粹處。或者以爲美言不信。信言不美。莊生論道過高。難符實際。此未窺莊子之深也。須知莊子立說一本自然。雖其復古之見過深。要自有不可易者。吾人習誦儒書。不出仁義禮樂以爲道。只如此及一讀莊子。而胸襟豁如。出藩籠而遊曠。

野如離潢港而望瀛洋。謬見澄迂拘汰。益何如耶。蓋物得反證而益明。理以兩面互發而益澈。洵學人不可不讀之要書也。是編於類似此等理境處。不憚反覆釋明。助學人之妙悟。迥非尋常雜抄舊解敷衍從事者可比。長沙王氏以爲莊生不忘用世時之不遇。遂發憤著書以自寄慨。此其說似也。然莊生既師法自然。無爲逍遙。蘄逃乎一世之塵網。亦烏有所謂慨者。愚觀莊生特以明一己所見爲大。他人所見爲小。故其言多不屑世俗之談。非嫉時也。茲編爲逐節釋明其用意所在。示抒詞雖奇。縱要不離其宗。學者參之。當有同條共貫之益。

莊子內篇標題皆揭明主意。外篇雜篇多卽事物及首句所言名篇。要皆各有用意。本編特爲一一揭示題下。明其篇旨。以免學者誤解。

莊子於一篇之中。犂然獨立數節。或十許節。而意義無不一貫。本編於每節

終始特爲提出。另行作起。藉醒眉目。所有註解。一律另附於後。不夾入正文中。恐妨讀者之目也。

近時新式標點盛行。今一律用之。惟於筋節及精當處。仍另附圈點。以促讀者注意。

凡讀是書者。須知古來一大謬點。古來列老莊於道家。自東漢張道陵託之。而班氏沿其誤。非二家本然也。老爲儒家所宗。莊則儒家支流。謂爲儒之別派。則可謂爲道家。則不可。今觀養生達生等篇。何曾有長生不死之蘄。又中間屢雜顯然除讓王四篇外。各篇中亦間雜釋氏語。蓋自明帝通西來佛法以後。與爲抗衡者。別求所以勝之之術。於是攬其菁英入之。老莊而由虛無。傅益以升仙羽化之術。不悟老莊固以自然爲宗。且不求必生。何論長生乎。道家苟有知當削達生一派。語言而易以不死之說。無如淺人不達其旨。誤

以長生之訣。在是此適足見道家之粗鄙耳。此種謬解。近人雖梁卓如。不知辨之。然循是不革。則所謂埋珠玉於土壤。而莊生由科學以切明真理之苦。心將不復能大白於天下。茲故鄭重表而出之。願後之讀老莊者。勿復存道家之見。當一以科學之眼光發明而光大之也。



評註

莊子讀本目次

逍遙遊篇(全)	一
齊物論篇上	九
齊物論篇中	一五
齊物論篇下	二五
養生主篇(全)	三一
人間世篇(節錄)	三七
德充符篇(節錄)	四二
大宗師篇(節錄一)	四四
大宗師篇(節錄二)	五一
應帝王篇(節錄)以上內篇	五七

莊子讀本 目次

二

駢拇篇(全).....	六一
馬蹄篇(全).....	六六
肱僂篇(全).....	六九
在宥篇(節錄).....	七五
天地篇(節錄).....	七九
天道篇(節錄).....	八三
天運篇(節錄).....	八五
刻意篇(全).....	八八
繕性篇(全).....	九一
秋水篇上.....	九四
秋水篇下.....	一〇四

至樂篇(全).....	一〇八
達生篇上.....	一一七
達生篇下.....	一二三
山木篇上.....	一三一
山木篇下.....	一三七
田子方篇(節錄).....	一四五
知北遊篇(節錄).....	一四八
知北遊篇(節錄二)以上外篇.....	一五三
庚桑楚篇(節錄).....	一五八
徐无鬼篇(節錄一).....	一六五
徐无鬼篇(節錄二).....	二七〇

徐无鬼篇(節錄二).....	一七一
則陽篇(節錄一).....	一七二
則陽篇(節錄二).....	一七五
外物篇(全).....	一七七
寓言篇(全).....	一九〇
讓王篇上.....	一九七
讓王篇下.....	二〇二
盜跖篇(節錄).....	二〇九
說劍篇(全).....	二一五
漁父篇(全).....	二一九
天下篇上.....	二三四
天下篇下 以上雜篇.....	二三四

評註 莊子讀本

逍遙遊篇

言逍遙乎物外。任天而遊無窮也。按吾人心體。本自廣大。但以意見自小。不免頓在尊
礙。此篇極意形容。令人展拓胸次。空諸所有。一切不為世故所累。然後可進於道。中麻
焉飛魚躍。與此旨正同。

過接處絕
離奇

如曾上天
俯視者然
忽接覆水
一喻喻中
喻益奇幻

北冥有魚，其名爲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
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
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
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
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至極耶？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且
夫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
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
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闕者，而後乃今將圖南，蜩

又以出行
爲喻

又以樹木
爲喻

從列子縮
合天矯如
神龍

以下說正
意

與學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檜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一五}適莽蒼者三泠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一六}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惠^{一七}姑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而彭祖^{一八}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爲鯤，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辨也。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

出落逍遙
遊本旨如
海中日影

堯以天下
讓已大矣
許由不受
更大

引許由語
為己寫照

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境，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為，庖人雖不治庖，尸視不越樽俎而代之矣！』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返，吾驚怖其言，猶河

神人功效
無爲自化

無爲而無
不爲宜其
不棄塵世
鄰人神之
事如人失
大且自此
堯且有天
其有天下
之尊下此
更不足言

莊子讀本

四

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是以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惟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將磅礴萬物，以爲一世斲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爲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粃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爲事；宋人資章甫適諸越，越人短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爲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鳴然大也，吾爲其無用而培

惠子不知
化無用爲
有用反言
以自明

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泔澼絀爲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爲泔澼絀，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泔澼絀，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於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

惠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東西跳梁，不辟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網罟，今夫爨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遙乎寢臥其